

林
文
山
编

水 东 流



安徽人民出版社



林
文
山

编

水 东 流





2 033 7881 6

封面题字：卓 草
封面设计：王 勤 明
责任编辑：由 之

水 东 流

林 文 山 编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125 插页：2 字数：250,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0

统一书号：10102·1064 定价：1.30元

农村改革的脚步声

林文山

—

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改革的新形势之中。这场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农业的政策、体制和经营管理上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改革。农村的这场改革，成为我们文艺工作者关心的重大题材。从三中全会以来的小说创作看，以农村改革为主题的作品，无论在数量质量以及对现实生活反映的速度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左”倾错误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是很严重的，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洪流中，回顾三十多年来农民走过的道路，展望他们今后的前进方向，很自然地成了人们关心的问题。在这严肃的回顾与思考中，小说创作在控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予农民的灾难，揭露“左”的错误带给农民的痛苦方面，站到了斗争的最前列。

出路何在？我们的作家并没有消极地等待，而是在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同人民群众一起寻求答案。《土地的主人》可能是最早反映农民对这个问题的探索的一篇。这篇小说旗帜鲜明地提出农民需要经济上的自主和政治上的民主，把生产责任制同“土地的主人”这个曾经一度被遗忘的其实异常重要的原则问题联系起来。通过民主选举当上了队长的黑子，他上任

5177 35/18

以后，严以律己，刚直不阿，得到广大社员的拥护和信任。但他也面临着大呼隆干活带来的种种老矛盾和新问题，在节令不饶人的紧迫情况下，他有胆有识地采纳群众的建议，实行了“搞定额按劳力一个萝卜一个坑”，“秋后打下粮食，比产量，计工分”的责任制。虽然这只是极其初步的一种生产责任制，但它毕竟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使群众看到了希望。《土地的主人》发表于一九七九年，虽然那时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但“左”的思想迷雾还没有完全被驱散，责任制仅仅是从大地上刚刚露头的幼芽。这篇小说旗帜鲜明地歌颂黑子这样的改革者，难能可贵。

《土地的主人》初步地接触到实行生产责任制必然带来的一场斗争；但是，它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还没有展开这场斗争。既然是一场改革，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各种势力、各种代表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了文艺创作丰富多采的生动内容。

在农村中站在怀疑、反对改革一面的，首先是一批掌握了大锅饭的勺把不甘心放弃的，象景小乐、景团子（《柳大翠一家的故事》）那样的基层干部。岔口大队支书景小乐和公社书记景团子害怕改革，正如柳大翠所指出的：这些年吃混食的做法对他们有利。他们反对改革，并不奇怪。除了景小乐这样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对改革有抵触情绪外，还有一些是长期受“左”的错误的影响，认识转变比较慢，甚至到今天还没有完全醒悟过来的好人。象《啊，万松庄……》里的松康老人。松康老人本质上不是坏人，也并非无能，他有过光荣的历史，一直是“带头人”。在大队、公社里，一切是“老主任”说了算。这种说了算的权力，来自上级领导。而他也就以上级领导的规定作为行动的准则。这种“唯上”的习惯势力夺去了他的思考能

力，而地位的变化更使他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他的“社会主义”观念是非常僵化和混乱的。在他看来，形式主义也是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必要手段。这使得他不相信任何改革的成就，对任何改革都不以为然。把摆看的场地变成稻田，供参观用的仓房修成学校，他从中看到的却是美的毁灭。即使鱼塘从不出鱼，也比包给私人养要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可以看出，“四人帮”的这种谬论至今仍未彻底肃清。

多年以来，我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评判文艺作品的习惯势力，凡是反映比较尖锐的矛盾，触及到我们社会生活中某些阴暗面和它的代表人物时，总会有人对这种描写持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在反映农村改革的小说创作中，如果我们不想陷入无冲突论，如果我们希望把正面人物写得生动感人，就必然需要充分描写改革的反对者。问题在于描写他们的时候如何掌握分寸，充分地注意形成他们这种思想的复杂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因素，写出人物的具体个性，而不是简单地、一刀切地把他们都归结为个人品质的问题。

改革者的形象在同反改革者的势力较量中屹立在读者面前。柳大翠（《柳大翠一家的故事》）就是改革的先行者。当年，她曾经闹着入社；今天，她又冒着被打击报复的风险，一个人站起来亮出众人希望搞责任制的主张。她使人想起了李双双。因为敢于斗争，所以她善于斗争，用巧妙的手段揭穿了景小乐给景团子家多分粮食的把戏；三言两语引得景小乐自打脸巴地否定自己刚刚说过的社员“一致不同意”搞责任制的谎言。她不仅泼辣，而且公正。在县委会上，她既摆了景小乐的不是，又为他讲了公道话，点明“你们上级干部”对景小乐的毛病负有责任。她终于争取了景小乐，景小乐同她站在一起，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既积极又稳妥地进行了改革。还有在农村改革中

自己先富起来以后，还想方设法帮助别人致富的冯秋雨（《进山》）、马如明（《赶马车的小伙子》）和炳兴（《挑担鱼苗走湖湾》）等人物形象，都生动地表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民的共产主义思想闪光。他们无疑应当成为我们文艺创作表现和歌颂的对象。

在以农村改革为题材的许多文艺作品中，正面人物的形象塑造相对来说是单薄了一些，反而是既热烈欢迎改革又心有余悸的一些中间人物的形象塑造显得更生动活泛。怕得无理但他的经历和见闻又使他不得不怕的冒尖户魏立成，始则悔富，终则悔未报富（《悔》）；孙三老汉（《卖驴》）喜剧式地了结了乍暖还寒时候虚虚实实的惊恐；……作者用不同的色彩，形象地反映出农民在长期生活中由于缺乏民主权利而形成的不易排除的恐“左”心理的严重性，同时也反映出改革的深得人心，人心怕变。产生这种差距，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指出不足，只是试图说明，我们的小说创作在这方面还大有潜力可挖。为了把反映农村改革的小说推进一步，办法不是不写或少写反面角色，不是冲淡对反面形象的认识作用和教育意义，而是要加强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

二

在以农村改革为主题的小说创作中，文艺评论家曾经指出应当注意克服变相摹仿的某种不良倾向，新旧对比的故事也确实稍嫌重复得多了一些。但是，应当指出，只要是来自生活，只要有作者自己的独到见解，即使是同样的主题，同样的题材，也仍然可以写得各有新意。不少小说都以农民头一次得到购买商品的喜悦为题材，很难说这全是摹仿因袭。在“大跃进”当

中，已经有人提出过取消商品生产这个非常错误的口号。十年内乱中，“学大寨”又使得农民几乎与商品经济绝缘。他们没有东西可卖，也就谈不到买。因此，农民头一次能拿到钞票去购买咸盐之外的衣着的那种喜悦，自然拨动着我们作家的心弦。象《黑娃照相》里的黑娃，《甜……》里的秀菊，一个爽朗，一个妩媚，却又同样经历着头次有了钱钞的那种远远超过物质意义的精神上的满足，他们的喜悦和欢乐跃然纸上，读去并不叫人觉得单调、重复。在反映农村改革后城乡关系的变化方面，《赔你一只金凤凰》同《西郊一条街》也各有异趣。《赔你一只金凤凰》中的那位嫁到城市因而在家里享有“国宾级规格”待遇的三姑娘陶姮，在新上门的弟媳妇董舜敏面前却猛然显得渺小失措。那原因，一方面是董舜敏的性格麻利，更主要的还是农村经济政策改革后，农民无求于城里人而腰杆变硬了。董舜敏这样的妇女形象是崭新的，只有八十年代的今天才可能产生这样的农村妇女。她的鲜明的形象有着明显的时代特点。《西郊一条街》通过同住在一起的两家三代人的由亲家变仇家，然而又从仇家变亲家的变化，反映了“左”的错误如何扩大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以至酿成对立，农村改革才使得这种差别朝着有利于工农联盟的方向发展。事实证明，即使仅仅在改革后农民生活的变化方面，题材也是非常广阔的，问题只是有待于我们的作家去生活中撷取，表现得更加绚丽多姿。

生活总是充满着矛盾。生产责任制在解决矛盾中产生，责任制的推行又会产生新的矛盾，新的问题。改革就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矛盾中不断前进的。例如有一些人在潮流当头不得不同意实行责任制，然而却用各种手法反对或抵制责任制，这种情况就使得斗争不可避免。《早春》中那执法无私的队长王保护同支部书记王为的斗争就属于这类性质。王为一贯善于把“中央

精神”解释得有利于他混水摸鱼。现在，他又力图把责任制解释成各顾各、各奔前程，把这说成是“中央最新精神”，纵容社员破坏集体的树木。王为这种人很有代表性。《悔》里头的曹刮刮不也是这类人？他们虽然“转到正确路线”上来了，但人们完全看得出他们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

在人民群众内部，也随着新形势的到来而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有象《水东流》中所表现的，在经济政策端正、农民生活开始好转之后，年轻人不愿意再过“那样的日脚”的旧式生活，同老一代的小生产者传统生活习惯发生的矛盾；有象《村戏》、《赶马车的小伙子》等作品中所反映的，在经济政策落实后，人民内部的社会主义思想同旧习气、旧作风、旧思想的矛盾冲突。还有《万元户》中孙万山因富招祸，又让我们隐隐约约地看到浮夸风、共产风的阴影在新形式上游荡的危险……。

在这当中，《同胞兄弟》、《进山》等作品所反映出来的，农民在建设新生活的同时，如何同自己本身的迷信、落后、不尊重人的旧风俗、旧习气决裂，重新建立一种互相关心的社会主义关系，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比较值得注意。十年内乱不仅使我们的经济建设走到崩溃的边缘，而且使我们的社会道德败坏到可悲的地步。“左”的政策不仅使人贫困，也使人愚昧，使人粗野，使人迷信，那结果是朋友会因为一件琐事就变成仇敌，同胞兄弟会因为区区几个钱就如同路人，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多冷漠啊！这几年经济政策对了头，富裕了，有了物质基础，伤口开始愈合，人同人的关系恢复了正常。这些小说都是一曲曲责任制的颂歌，一曲曲物质文明同精神文明齐步发展的颂歌，农村经济生活的复苏，给精神文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但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有待于用社会主义思想去帮助善良但

又因袭着旧思想的劳动人民同自己身上的旧我决裂。必须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如果以为改革后的农村全是风和日丽的牧歌，把一切都表现得事事如意，那将是极大的误会。

三

生活在发展。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发展，农村中出现了大量的新事物。一马当先、方兴未艾的农村改革，事实上已经起了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它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供了可贵的经验。生活给我们的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无比的素材，也向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回顾一下几年来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所走过的路程，我们大概都会同意这个结论：由于特殊命运的支配，我们有着相当一批文艺工作者曾经在农村过着“土里刨食”的生涯。他们同农民融为一体，同呼吸，共命运，一起经受着“左”倾思想和“四人帮”那一套加在农民身上的痛苦和灾难。因此，三中全会之后，农民要求改革的呼声很快就在这些同志心灵里引起强烈的共鸣。他们马上用自己的创作作为改革摇旗呐喊。他们的作品不仅五彩斑斓，而且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对推动思想解放起了积极作用。事实证明，扎根在广大劳动群众的深厚的生活土壤里，是敏锐而准确地反映丰富多采的改革生活的极为重要的条件。

在过去，在“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不够科学的口号的指导下，我们的一些文艺作品曾经应“写中心，演中心”的要求，成为图解政策、演绎概念的工具。这些确实应当引为教训。我们党

及时地修改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否定了把文艺狭隘地理解为图解政策的工具那种作法，再一次重申了双百方针。这几年来文艺创作的繁荣，反映农村改革的小说创作的蓬勃发展，同我们党在文艺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方面的拨乱反正是分不开的。

但是，从消极方面总结过去文艺创作的失误，也会导致另一种失误。有些同志为了写出“永久牌”、安全系数大、耐久性强的作品，提出了“写人，不写政策”的论点，就是想离政策远一点甚至避开政策。于是，在农村题材创作的实践中，出现了一批力图描写与改革无关的农村生活和人物的小说。当然，只要在思想上有所挖掘，在艺术上有所创新，人们仍然需要那些给人以美感享受的小巧轻松的艺术作品。题材搞得单调划一，搞什么题材决定论，当然需要反对。但是，如果把这作为回避反映当前的斗争生活的一种手段，广为传播开去，就不足为训了。

其实，只要写的是当前农村的生活，硬想同改革保持距离，是做不到的；不去触及农村政策同人的关系，更是不可能的。改革波及每个村庄，每个家庭，每个人，同人们的生活发生不可分割的联系。反映现实生活，塑造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人物的形象，脱离包括实施各项政策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脱离决定人物思想性格的具体环境，人物的存在就失去了依据，不可能成为典型。只有那种反映出强烈的时代精神，游泳在生活的浪尖的人物典型，才可能由于他的典型性而具有不朽的价值。因此，回避改革去塑造“永久牌”的人物，是难望成功的。

我们什么时候都不主张象过去那样图解政策。我们确实仍然需要继续注意克服这类偏向。克服一种习惯势力，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有时候，有的同志一方面在理论上认识了这种偏向，在创作实践中却又不自觉地走上了老路。在这里，我觉得应当提醒

的是，不仅在表现责任制给农民带来新生活方面，而且在揭示“左”的政策失误方面，也同样存在着图解政策的偏向。事实证明，只有从生活出发，在深入生活中结合自己的经历、感情，艺术地把握生活，同群众一起去感受在实际生活中政策发生的影响，才能准确而形象地反映出党的正确政策在农民身上闪耀的光辉或错误政策给人民群众造成的危害。图解政策的毛病不在于政策本身（当然指正确的政策），而在于作家脱离生活用主观臆造的画面和生硬的说教代替来源于生活土壤的鲜明的艺术形象。

党中央和人民群众实行改革的决心是毫无疑问的，但改革的步伐是在实践中探索，逐步统一认识而不断前进的。因而，具体政策也只能是在不断地总结农民群众创造的过程中逐步丰富、发展、完善。具体政策有时会有变化，一些同志认为这是对文艺创作不利的因素。他们担心吃不透，把不准，吃力不讨好。不能说这种担心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也应当看到，对于那些深深地扎根在改革的生活中，同人民群众一起坚决站在改革一边去感受生活，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剖析新矛盾、探索新问题的有出息的作家来说，这同时又给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生活不仅会丰富我们的创作素材，也会提高我们的思想认识，帮助我们提高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观察生活，探索真理的能力，提高创造性地反映新的矛盾冲突的勇气和力量。

伟大的改革在发展。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开辟，群众正在前进。现实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文艺创作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用更多更高质量的作品去反映这个伟大的变革。五十年代曾产生过一批反映农村生活的好作品，今天我们的条件比那时好得多，我们应当有更多更成功的新创作，应当有反映出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的史诗性的作品。

目 录

土地的主人·····	张 宇 (1)
悔·····	高 缨 (18)
卖 驴·····	赵本夫 (40)
水东流·····	高晓声 (53)
甜·····	沙 石 (71)
黑娃照相·····	张一弓 (80)
本家主任·····	成 一 (94)
柳大翠一家的故事·····	王东满 (111)
稀奇篇·····	王金屏、王长岭 (140)
同胞兄弟·····	季 宇 (154)
报 复·····	潘保安 (167)
啊，万松庄·····	鲁彦周 (178)
麦青青·····	恽建新 (198)
早 春·····	邹志安 (214)
进 山·····	张中吉 (228)
村 戏·····	贾大山 (242)
挑担鱼苗走湖湾·····	姜 滇 (252)
赶马车的小伙子·····	轩锡明 (269)
赔你一只金凤凰·····	李叔德 (279)
西郊一条街·····	梁晓声 (294)
万元户·····	陆文夫 (321)

土地的主人

张 宇

—

社员会一上来就开得象滚了锅，这在杨岗大队第三生产队是很难得的。人们已经憋得再也忍不下去了，吃尽了长期来没有个好队长的苦头。麦子收了，没有及时打，让雨水沤了一大半。家家户户吃的馍又粘又酸。别队的自留地都吃到嘴边，三队的连分也没分。别队的玉谷苗都齐腰深了，三队的玉谷苗还没有中耕除草，更谈不上办起大堆追肥。外队的人拉着车子，挑着担子来三队的庄稼地割青草，真是伸巴掌打三队社员的脸。私人的猪都跑得满地啃庄稼，没人管。总之，三队就象一个脓包破了顶——烂透了。

今天，新调任的公社书记张老铁亲自挂帅，带着大队支书刘克强来发动三队社员选队长，这还用发动吗？这都是求之不得的呀。但来的突然，一时间大家心中也没有个定数儿。在这以前，换了几任队长，一个个都吃饱了肚子撂挑子。割集体这块肥肉喂自己的脑袋，一个比一个刀子磨得快。富了一家，穷了全队。当队长的啃老百姓的黑脊梁，把社员们坑怕了。

当然，从前大队支书刘克强也来发动选过队长。他总是先在心中琢磨好内码人，然后开会叫大家通过。大家不愿再上这号当。既不开口，也不举手。所以，总也没选成。大撒手选，

他又不敢。因为刘克强本身就是一身红毛，总怕有人说他是妖怪，要是再选个不中意的队长，等于往眼里塞钉子。再加上上一任公社书记是他的表弟，啥丑也都遮过去了。可是，突然走马换将，县里把全县有名的张老铁调到本公社来了。他一来，就扑到了这个村。在杨岗蹲了两天，不做指示不讲话，扛一张锄，锄了两天草。今上午，他突然亲自打钟集合社员，要开会选队长了。就是说，他要对三队这个脓包动刀子。热乎乎一席话说得真解渴呀：“社员们，这些年来把咱老百姓坑苦了。弄得庄稼做不成，队里也乱了套。现在，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开始搞四化建设，咱农业要打前站，能不能先化起来？选吧，咱要好好选个领头羊，带领咱们往头里奔，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选吧，放开手选吧。选正派的人，选能干的人，我保证：选谁谁就叫谁干。快，把我们信得过的人推举出来。”

大伙心里沸腾了，盼的就是这一天啦。这一天来了，但来得太突然，使人们一时拐不过弯儿，也不知选谁好。于是，就东一句西一句，你提张三，我说李四，越开越热闹。会场简直乱了套，大队支书刘克强急得直搓手咂嘴。可是，张老铁纹丝不动，他也不敢动。

这时候，不知谁喊了声：“叫黑子干！”顿时，会场一下静下来，象平地一声雷，把大家震住了。好多人把目光齐刷刷甩向了刘克强，看他的脸气。为啥？黑子是刘克强的死对头。社员会上，黑子和刘克强拍桌子，当众揭过他的短处，刘克强叫上任队长李老三给公社干部入黑送小麦，让黑子和几个老年人追到公社门口给背了回来。反正，只要村里有啥不正当不合道的事儿叫黑子知道了，他非闹你个天翻地覆不可。为此，刘克强硬找茬开除了黑子的团籍。后来，大队或生产队，只要有外差，例如，上公社水库，去县里修国防公路，黑子总是头一名。刘克强象一块磨盘一样压他、整他。压不服整不下了就把他弄到

外边。选黑子当队长，支书刘克强这一关能过？张老铁嘴上支持大伙选，心中难道不官官相护？但是这一切都被迅雷不及掩耳的掌声压倒了。社员们稍一沉默之后，就拼命拍巴掌。这掌声犹如山洪爆发，势不可挡。

“停住！”张老铁站起身，伸出两只大手，压住了掌声。他大声问：“黑子来了没有？”

人群中站起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象立起半截铁塔，他说：“有一个活的。”人们一阵哄笑。

张老铁问：“大家选你，你有啥意见？”

黑子一声不吭，那喷着火的目光一下甩到刘克强的脸上。然后，扫一眼社员们，说：“我不干！”蹲进了人群里。

张老铁伸手指着他：“起来！”

黑子“霍”的站起来。

张老铁硬碰硬地问：“社员抬举你，你为啥不干？”

黑子说：“叫我干，丑话说到头里，哼！我提几条，答应了再干。”

好家伙！在这个场合提条件，还不明摆着？第一条保险就是团籍问题。社员们心里悬着，怕黑子干不成，也幸灾乐祸的在看黑子给刘克强的难堪。连张老铁也估计到了这一点。

但是，黑子并没有提团籍问题。他说：“叫我干，得先说说，这生产队有啥权，大队有啥权，分清点。一个队有一个队的情况，上面不能单搞行政命令一刀切，该我掌的权，我生产队就要说了算。该听你大队的，我一个屁不放。一句话，支书不能把生产队长当干儿子耍。你支书在我这队上，生产队要立下啥规矩，你犯了，我可是翻脸不认人。你大队干部要请客送礼，叫我生产队分摊礼物，我不认这壶酒钱。就这，你们看吧，敢叫我干我就干！”

“好冲。”张老铁的嘴角飞快闪过一个不易察觉的微笑，忍不住心头高兴，站起来就表态：“好吧，你提的条件全对，全答应。好了，从现在起，你就是队长。”

“哗”的又一阵掌声。有的社员甚至高兴地瞎叫唤起来。

刘克强再也忍不住了。轻轻拉了下张老铁的衣襟，小声咕哝：“张书记，黑子这娃子可是个二冲子，身上又背着处分，不合适吧？”

张老铁回头盯了他一眼，起身对社员们说：“社员们，你们支书说，黑子身上还背着处分。我觉得这个处分是错误的，是打击报复。好了，现在该请我们队长讲话了，大家欢迎。”

黑子在掌声中脸红脖子粗，倒显得有点腼腆了。他求救似地看着张老铁说：“说啥哩？”

张老铁也是存心逗逗这个年青人，说：“说啥哩？几百口子人的生产队放在你肩上担着，干不好咋办？”

黑子最后急了，斩钉截铁地说：“大家这样信得过我，我要干不好，改变不了生产队的面貌，秋后扣我全家的口粮！”

这蛮小子，话说得太绝，太满了。连一点退路都不留，三队这个烂摊子是好收拾的吗？好多的人把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

张老铁却高兴地笑了。他望着这虎头虎脑的愣小子，心想：你小子真冲，给你台拖拉机也敢扛起来转三遭儿，不由心里一阵轻松，他在心里说，好了，紧打锣激出个猴上杆儿，叫猴自己要吧，我张老铁还要腾出手整顿几个大队的领导班子呢，于是，他二话没说，起身就走，谁也拦不住。

二

趁热打铁，黑子趁这选队长的场儿，接着开了社员会，布置